

山民

芥子园画传

刘运勇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第二卷



子成

山民

刘运勇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第二卷



刘运勇，男，1958年4月1日生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祖籍河南方城县，笔名白河，大学本科学历，文学学士，现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、秘书长。

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《红汤圆》等多篇文学作品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棘》《长辈》《山民（第一卷）》，散文集《黑馍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巴山壮歌》（合著）。电视剧《山青青，水清清》（编剧）获得第二十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、中国电视剧金鹰奖（提名奖）、国家林业总局梁希文学艺术奖、重庆市首届影视文学创作特等奖等；有电视散文、专题片多部获中组部红星奖。

24. 翠妹子

冉明翠不忿荆疏远轻蔑，赌气跑进城，在重庆，先后做过洗头妹儿、清洁工人，替广告公司散发过传单，再到南岸龙门浩建筑工地上，找了一份炊事员工作。

项目经理包功成将她带进厨房，指着一堆锅碗瓢盆，说那是你的劳动工具，工作就是买菜、煮饭，必须每天七点开早饭、十二点吃晌午饭，夜饭稍微晚些儿，十九点，就是晚上七点。

冉明翠说我晓得二十四小时制，不会耽误工作，请老板放心。这声老板，喊得包功成心里头乐滋滋的，吩咐她，你就多操些心，做得好了，月底单另给你发奖金。冉明翠说声谢谢老板。便拿起背篋准备去买菜，正要往街上走，好似乍然想起，说另外，我在哪里休息？她先想到的买菜，使包功成感到很满意，指着一间小屋子，说那就是你的宿舍。冉明翠趑了过去，见那屋虽小，板壁很厚，窗口开得高高的，轻易窥视不了。这才进去放下行李，出门找包功成要了钱，背起背篋，重新准备上街，找超市买菜买米。

包功成在她背后叮嘱：“妹儿，往后夜黑八点去买菜！”

“为么？”冉明翠转过身体，拿黑幽幽的眼睛看他，像伸出两只黑黑的钩子。

乡下赶场时，自己都是大清早就去，买齐东西，急忙往回赶。

包功成似被牢牢钩住，十分着迷，放肆地上下打量她，解释说：“夜黑八点过后，超市肉菜都要打折，便宜得多了。”



哦。冉明翠明白了，可是晌午就要做饭，等不及晚八点，先到超市挑些大市菜，应付一顿再说，便数清楚手头的钱，大约买得到二十斤米、割三斤肉，剩下的，再买些蔬菜。

包功成故意不告诉她，到超市买菜，不用背背篋，超市提供薄膜袋子装菜，还可以喊个棒棒儿担回工地，费用能够报销。

冉明翠按照包功成所教，进入超市，采购一应物品。

买菜有很多窍门，要因人而异，不仅仅打折的技巧。比如割肉。炒回锅肉最好用二刀坐墩，红烧肉要买夹缝肉，蒸烧白非三线肉不可。这是酒楼的要求。工地上，肉要买得肥，才解得了馋、经得住饿，不能只讲究用料精细、味道好吃。还有挑菜，在任何时候，萝卜都是必选、首选。俗话说：萝卜上市，医生没事。萝卜利水又容易消化。当然，冉明翠只是觉得萝卜熟悉些，切片剁块拌丝儿，都十分拿手。至于买鲜虾要悄悄扯掉虾脑壳，买花菜要掰掉老叶子，买南瓜选择皮褐肉硬的，她还不懂，也许永远不会弄懂。

买齐米肉蔬菜，冉明翠跟人排队，在出口处付过钱，急匆匆地回到工地，把菜背到案板跟前，放下背篋，夹紧肩膀，从背系中抽出手，挑三拣四的，开始做饭。

太阳快当顶，工棚里几乎没有斜射的阳光，风倒是从旁边的缝隙透了进来，把地下的纸屑、菜渣扫走，吹拢灶台旁边，又被挡住，形成一道渣滓粗线。

阴暗中，听到有人招呼：“妹儿，来噻，把围腰穿起。”

眼见一个长乎乎的东西冒出灶台。

冉明翠不防有人，遭吓了一跳，险些失声尖叫。这人是包功成。他提着一块帆布围腰，胖脸现出馋相，使她感到有所贪图。冉明翠一把夺过围腰，嘴里说得好看：“哟，是老板么，险些把心子都跟我吓脱了！”

包功成抖抖围腰，调戏说：“真的呀，让我摸一下，心子还安在你胸膛里头没得。”

伸手往她胸前按。

冉明翠大羞，后退一步，警惕地望着他，生怕这人不规矩，说到说到就动手。包功成只是说说。冉明翠抓过粗布围腰，三两下系好，顾自到灶台边洗锅刷碗，不敢跟他搭腔。

包功成过来帮忙，案前案后的，取了背篋里的米和菜，把肉提出，啧啧称赞，说这肉买得肥实，工人打一顿牙祭，会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冉明翠趁他高兴，问：“老板儿，下好多米，才合适？”

包功成就教她：“有三十五六个工人，每人按半斤米，下十八斤，足足的够了。”

冉明翠朝大铁锅掺了十几瓢水，四处找不到灶火门。这就无法点火。便仔细观察，发现锅底下是个有很多孔洞的铁盘，牵了一根皮管儿出去，隔灶台两三步处，搁着高脚盆恁大一个圆筒，上面有开关，不晓得如何使用。就大起胆子，把上头的旋钮儿扳了个遍，却一个都扳不动，如同长在上头一样。

包功成看她扳得有趣，扑哧笑了，几步走过去，拉住冉明翠那手：“妹儿，这是液化气罐，先使力按下去，脱离开锁扣扣儿，才拧得转。”

所谓老板大都如此占女工便宜的。

冉明翠虽不好意思，羞红了俏脸，服他指教，不能把手挣脱开，只好跟着那只手，按下旋钮儿，嘀嗒嗒转了半圈。

嗤的一声大响，液化气撕布似的，从皮管里往前窜，先是冲得皮管儿挺了几挺，不再发响，然后静静地躺在地上。这时却不能耽搁。包功成依依不舍地放手，从屁股后头的荷包掏出一个黄澄澄的打火机，啪地掀起一道长长的火苗，另只手去拧大铁炉上的旋钮儿，点着了气体。

灶上眼子一齐喷出液化气，轰地大作，冲得冉明翠长发飘散，衣衫紧贴胸腹，俏脸儿通红通红的。包功成看得眼睛眨都不眨。冉明翠根本不理睬他，取来锅盖，乒地把铁锅盖得梆严。液化气烧得匍匐作响。包功成看到这个架势，晓得要不了多久时间，就会把水烧开。

火光陡地出现，冉明翠该做饭了，手头忙不停，顾不得防备。包功成收敛了，见事做事，帮着她飞快地收拾着。厨房里只见两个人影窜来窜去。工地上有规矩，工人下了班，饭未做熟菜没炒好，他们就会要日妈日娘的乱骂，下午上班再给你消极怠工，谁都没得办法收拾，哪里还敢打情骂俏。

包功成收起色心，拿火钳夹住肉，将肉皮那面触到火上烧。火苗子燎得肉皮滋滋地响个不停。一忽儿，烧得焦焦黄，啪地丢进大菜盆里，再掺上半盆水，用钢丝刷子搓那些焦毛糊皮。

这须得很忙一阵。

冉明翠量好米，把淘米盆端到门口，低头拣米粒里的沙子。米有些糙，掺杂着河沙般的碎裂粒儿，颜色要比白米深黄，显然是米店掺杂使假的手段。她边拣了沙子出去，边说现在做生意，不讲良心，铁渣子一样的沙子，也往



人吃的米里掺，就不怕崩牙巴！

她一开口，包功成也打开话匣子，附和：“就是，死没得良心，格老子先煮饭，明天再收拾那几爷子。”

见冉明翠拣得入神，显然是个细致人，好奇心起，又问她：“妹儿，看你是个里里外外一把手的下细人，不留屋经佑老公，跑出来打工，图个啥子？”

还盯着她腰肢说细得好好看。

冉明翠听他嘴巴又疯了，把淘米盆一蹴，双手叉腰，问：“你还要不要我淘米，十二点吃不到饭，各人去跟工人解释！”

包功成立即认输，说：“妹儿，你莫，莫打白沙气，我多嘴了，赶紧淘米下锅，这时候硬是不早了呃。”

说完，就去洗萝卜。

他把萝卜通通放进淘菜盆，那盆有挞斗恁大，也不用手搓，提起一根水管子，哗哗地冲水，把表皮的泥沙冲脱，放起满满的一盆水，任随萝卜泡在水里。

冉明翠不多会儿，拣出一把细沙，估算着：“依我看，十斤米里头，怕是有六七两沙子。”

便把米盆拿去，舀起大半盆水，淘干净了。锅里水噼里啪啦烧开。再把淘米盆斜放锅沿，一把一把往锅里推米，推到最后，又拣出百十颗沙粒儿，才盖起锅盖儿焖饭。

回过身体，冉明翠看到盆里泡着萝卜，那包功成坐在一旁，优哉游哉抽烟，就问：“你哪个不洗菜？”

包功成回答：“洗了。”

冉明翠上前翻出几个萝卜，上面冲干净了，下面沾着稀泥巴，拎起来给他看：“这也算洗了？”

包功成说：“要得了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扑通几响，散水星子到处乱溅。冉明翠把萝卜往菜盆一丢，到案板上取了一把刷子，罨到菜盆边，拿起萝卜簌簌地刷起来。刷干净一个，往案板上丢一个，很快刷完。她又把萝卜丢回菜盆里，重新放满水，一个个清洗干净。

冉明翠拿起刀，正要切萝卜，侧耳听听，饭锅里不响，晓得糟了，连忙喊：“老板呃，拿锅铲把米搅几转！”

没有搅动的米，在米汤里不能平均受热，会煮成夹生饭。

包功成做过饭，晓得这个道理，只是眼睛跟着冉明翠那双嫩手滴溜溜旋转，搞得神魂颠倒了，根本没有想起，帮她洗菜，还想跟她说话，把煮饭搞忘了。冉明翠一吼，他赶忙拿锅铲搅了米，不敢再盖上锅盖，锅里蒸汽大蓬大蓬往上冒，没得多久，厨房里便是热气腾腾的，两人如同浮在云雾里，半截半截的身体在里面晃荡。

冉明翠实在忙不过来，就喊：“老板，你是不是把菜淘了？”

包功成就去淘莴笋，不能用自来水冲，要把菜放到盆里，灌满水，洗得干干净净的。

冉明翠又喊着问：“老板，你们有饭甑子没得？”

包功成赶忙回答：“有有有，放在保管室的，我去拿。”

“肉煮了没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白菜呢？”

“也忘了洗呃。”

“你就恁个笨！”

包功成想不到冉明翠会吵自己，胸腔一股火起，想不出如何回骂，自觉挨女人吵就是交流，赔了个意味深长的笑脸，说：“洗几把菜，有啥子要紧，老子立马就做。”

又慌忙淘菜。

冉明翠关小火焰，园上锅盖，找出了大铩锅，说着你娃好好笑哟，各人有么个家什，都搞不懂咯，还要充吼吼。包功成晓得她在说自己冒充内行。冉明翠依旧掺上半铩锅的水，把肉丢进去，打开液化气灶的另一边旋钮，开始煮肉。

等到饭焖得飘出香味，肉煮到拿筷子戳得穿了的程度，冉明翠挑肉块起锅，把萝卜倒进肉汤里。包功成很快就把肉切好。冉明翠先把肥肉放在锅里爆炒。要包功成到泡菜坛里捞出泡姜泡海椒切成薄片儿。直到那肉爆出一大碗清汪汪的油，再加郫县豆瓣、散装酱油，下了瘦肉煎炒，再下泡姜泡海椒蒜苗，炒成回锅肉。

厨房里洋溢着又香又辣的回锅肉味道儿。

对饥饿者来说，饭香肉味儿，无疑能刺激兴奋神经。

下班工人拿着碗筷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，陆续进来吃饭。他们挨挨挤



挤地站到饭甑子跟前排队。饭甑子搁在半尺高的木架上，菜盆直接放上桌子，还备了几个全无釉色的瓦钵钵、几双筷子，预防忘性大的工人没有带饭碗。冉明翠一手拿饭勺儿、一手拿菜勺儿，单等包功成下令，立即挨一挨二地打饭。

包功成不出声，盯着门口不断进来的工人，像是妒忌他们，恁早就来打饭，打老子亲手做的饭！

妒忌得罨在板凳上抽烟。

工人们习惯等待，虽然他们很饿，跟很累还得上班一样，很饿也要等包功成拢了，下达打饭的命令，炊事员才给他们打，没有命令不开饭，更不能一拥而上，像叫花子一样抢饭吃。这样的队伍排得他们麻木了，只顾拿着碗筷，没有抬抬头，看看打饭这人是俊是丑、是年轻是衰老、是男人还是女人。他们更想不到的是，包功成居然亲自做了一回饭，虽说只是帮厨，毕竟他洗的菜、切的肉，要开饭了，让工人们等一等，应该是情有可原的。

见工人进来得差不多了，包功成站起，三摇两晃地走到他们中间。

这没有引起工人人们的注意，以为他不过是打头，第一个舀饭打菜。可能是最好的菜。可头儿应该的呀，工人们端的都是他的饭碗，让包工头首先打饭，难道会有什么不妥？

没有。

可是包功成并没有上前打饭，而是往中间移动，在工人圈中站住，还跨上长板凳。这是要讲话。包功成站到板凳上，伸出一只手挥了挥，可以称为摆手。所有工人都安静下来。活像满坡的闹山麻雀里面，来了一只老鹰，所有的麻雀都怕它看中自己，一口叼去吃掉。

包功成笑吟吟说：“弟兄们，我提两个问题，你们伸长鼻子闻闻，饭香不香？”

很多人都闻到饭香了，大声回答：“香！”

有些人没顾得闻，但是，老板问饭香不香，饭是老板给的，当然是香啰，也都说：“香！”

个别人扳弦儿，跟老板有哥们关系，平时对饭菜有意见，大起胆子就说：“不香。”

这声音说得最低，偏偏遭包功成听到，脸色陡地一变，勃然大怒，便吼：“良心遭狗吃了，恁干净的米，炒了回锅肉，萝卜是拿肉汤煮的，你龟儿敢说 不香？”



几人连忙改口，大吼：“香香香，香得要命！”

包功成得意地笑了，正要告诉他们，恁香的饭菜，是新来的炊事员办的，却发现工人们脸色不对。他们没有看着自己听讲话，而是扭过脑壳，在朝灶头上看，或者是凭嗅觉把脑壳扭到那方。不等包功成再说任何话，工人们身体就动了，跟着移动脚杆。毫无疑问，是奔那锅饭，去了。工人们奔到饭锅前，习惯地伸出碗去，等着人舀饭。可是，从包功成板凳上那角度，看工人们像是要抢饭吃，奔到饭锅前，被什么魔住了，不敢再往前冲，乖乖地停住脚，听候那人指挥舀饭打菜。

那人就是冉明翠。

“翠妹子镇得住工人？”包功成暗暗惊讶，一想，再多说些啥子话耽搁，今天要出事故，高声喊一下：“妹儿，开饭！”

冉明翠见几十个人跑过来盯自己，心头慌得不得了，先是手抖，跟到脚杆软了，就要全身瘫痪。亏得包功成那一吼。她回过神，精神抖擞地答应一声：“要得！”

顺手舀起一大勺饭，倒在最近那只碗里，又舀一大勺肉，然后是炆炒白菜、青莴笋，最后打了一勺儿萝卜汤。

包功成边看边吼：“格老子，自觉些哈，哪个要争先恐后，老子收拾他龟儿！排队，排队，自觉往后退！哪个把饭甑子挤翻尿了，格老子，罚他饿三天饭。给老子把队伍排好！”

工人们听他招呼，慢慢排成队形，随着打好饭的人离开，往前替补着挪动。

冉明翠晓得自己说话没得用，飞快地给他们打饭，尽量做到饭菜多少相差无几。好在工人們的饭盒是工地统一发的，大小号码相同，以饭量为度，舀得相当就行了。工人们没有注意到，打饭妹儿还是个美人儿。他们舀到了饭菜，立刻端开，让后面工人上前打饭，自己坐到板凳上，大口大口地刨一阵，才拈肉来尝。这一尝，立刻大声叫好，再想看是谁炒的回锅肉，菜盆旁边已经没得人啦。

那些工人三刨两爪的，吃完饭，拿着碗筷，走到门口，才看到一个美女。冉明翠站在门前打招呼。她客气地问候：“大哥，吃饱些，不够还可以再添，请提意见。”

工人没有提过意见，端别人碗、服别人管，还有啥板眼儿，老老实实做工。



冉明翠背着光，身材曼妙，看不清她的长相，工人们顺口打哇哇，说要得要得，一头拱了出去。这才碰到包功成。他守在门外，见一个人，劈脑壳拍一下，但都不说话了，仿佛打招呼，下午给老子好生干，多出点活路儿。

工人们觉得这顿饭怪怪的。

往后，冉明翠基本掌握了工地每餐伙食的用量，找包功成要了钱，到超市补充米和菜，还买了十把干面，依旧不请棒棒儿送货，把自己累得腰酸背痛的，回到厨房。收拾完碗筷，离做晚饭还早，翻身倒在铺上，不知不觉地眯了好一会儿，蓦地醒转，揉揉眼睛，发现门口透入一束光：屋门没有关！

冉明翠吓得翻身坐起，急忙检查自己的裤腰带，又低头看看胸前，反复活动几下全身肢体，幸好没有出事。

下午很清静，包功成上了工地，那里有许多技术性工作，要他亲自把关，还有一些争执必须守在现场处理，顾不得叮嘱冉明翠，等她自己慢慢去揣摩。

饭么，软些硬些吃了，又不会死人。

冉明翠确实有灵性，从晌午饭所剩无多，就想到买几把干面，饭不够吃了，就可以下麻辣面来吃。甚至还想到了下鸡蛋面的。可是，包功成连米钱、菜钱都舍不得多给，假如下出一大盆鸡蛋面，定会痛得他心子尖尖儿出血。

想象他心痛的模样，龇牙咧嘴的，冉明翠差点忍不住，把手头淘米盆摔了。

晚饭就不同了，几乎每个现场工人，都晓得工地来了个美女，是包功成在人市拉来的，做的饭菜好吃极了，来了就打牙祭，午饭后还晓得站门口，喊请多关照。这是他们看露天电影学的。冉明翠说的那些客气话，说得太多，大多数工人都忘掉了。他们编些来说。记得话的工人不服，说他们搞错屎了，连句话都记不清楚，还好意思吃人家做的饭菜。但是，多数人说那妹儿喊关照，当哥子的就得关照，你几爷子不肯承认，就是不愿意关照人家。

这话说得那些人气也不是、恼也不是的，于是，他们相约好了，晚黑那餐去找那妹儿证实，哪个龟儿输了，罚他买包香烟请客，一辈子不准跟那妹儿搭白。

双方击掌为誓。

冉明翠哪里肯证实什么，听他们喋喋不休地说明着，只顾抿着嘴儿傻笑，或者故作惊奇地问：么是的？我说过的话，多了，么样说过，么个样没说过，都搞忘了。

双方都得不到满足，又急于证实自己听到的，妹儿就是托我们关照她嘛，哪个说变就变，不要我们关照，自己有法？女人自己有办法，拿男人做啥子，还不如喂狗！

工地上这些男人，平时都累得浑身疲软，要是还剩下几分精力，不拿去喝酒耍小姐或者吵架，定会憋得冒虚火，半夜都要跳进江水，泡得精疲力竭。

冉明翠不帮任何一方，等于得罪了双方，他们都对她产生了很大的意见，包括对新来者的欺侮和轻蔑。

先是有个工人舀饭失了手，咣当把碗落到地下，非要冉明翠捡。冉明翠在打饭，捡得慢了。他就破口大骂：“你龟儿是服务员，为哪样帮他服务快帮我服务慢！”

打饭工人渐渐围拢。

可是不晓得帮哪个好：炊事员是个多么漂亮的姑娘，无缘无故伙起欺负她，不够男子汉；那工人是兄弟伙，既然向姑娘发起进攻，晓不得他是啥子意思；打伙的炭圆打伙捏、打伙的娃儿打伙诓，俱笑嘻嘻的，围拢来看热闹。

冉明翠含笑看那工人扯拐。

接着有人说青菜炒咸了，跟包功成一样黑起屁眼豚豚，整老子们的乌乌，问你妈一句话都吞吞吐吐的，是个婆娘不是的，是不是我们武陵山的女人？

奇怪，那包功成没有出面协调。

冉明翠抄起辫梢儿，一甩，咬在嘴里，尽力克制着愤怒，不跟他们计较。现场闹哄哄的。

就有工人看到冉明翠的眼睛濡湿了，生怕冉明翠放声大哭，然后捂着脸、顿脚撒娇，倾诉自己遭受欺压，而几十个男人欺负个妹儿，极为丢面子的。

工人们交头接耳，传递自己的新发现，跟着许多人都看到了，便有些沮丧，恁细嫩的俏妹儿，头三天上班，就遭吓得哭个不停，这吓人的是个傻宝么！

可是不晓得该怎么安慰她。

冉明翠见他们俱失望，就说：“各位大哥，你们都是我的哥，关照我应当，帮助我也应当，妹子无可报答，就拿我们那里的民歌，唱一首跟大哥们听听，么个？”

工人们偃旗息鼓，一齐鼓掌欢迎，还有人说，唱情歌，武陵山的情歌好听得狠！

冉明翠扯扯衣角儿，伸手抹了抹头发，往人群里一站，工人们顿时鸦雀



无声，听她放声高唱《送郎调》：

送郎（呃）送到（哦）豇豆林（嘞），
手摸（那）豇豆（哦）诉衷情（哟）；
要学（呃）豇豆（哦）成双对（嘞），
莫学（那）茄子（哦）打单身（哟）。

唱完了，怎么没得掌声？工人们都想听下一段，冉明翠不唱了，哄骗他们说只有一段。掌声就啪啪响起。工人们恨不得把手板儿拍肿，还拍着，大声吼着，高喊再来一个！

冉明翠觉得应该适可而止。

包功成晓得了情况，摩拳擦掌的，要惩罚肇事工人。遭冉明翠拦住了。他奇怪地问：“翠妹子，你就不找个人依靠，任随那些下力棒，呃，问三不问四的，跟你吵跟你闹，二回还要吃你奶！”冉明翠羞不可遏，冒火地说：“么个别人又没有跟你装精装怪！”

怪包功成多管闲事。

25. 翠妹子续

过几日，冉明翠发现储藏间有个挻稻谷的拌桶，里面堆满了废品，心中大喜，费了三天空闲时间，把它里里外外冲洗干净了，准备用来做自己的洗澡盆。

山民嫌井水浸骨头，不下河洗澡，都在屋里烧水沐浴。

冉明翠整天烟熏火燎的，忙碌了多天，弄得全身浆起，只想痛痛快快地搓一回。水沾得少的女人，皮肤裂口，毛发干糙，身体活像晒干的包谷秆，男人不会喜欢，就连女人自己也不喜欢，人人看起泼烦。冉明翠属于女人不喜欢那类，何况，自己搞累了，浑身燥热，不洗不觉得痛快，不洗干净，自己看不起自己，时时想到，哪来个脏婆娘？

这日，她上街买菜回来，烧起一大桶热水，关紧屋门，打算把自己从头到脚好生洗一遍。

至于洗干净了，拿去做什么？冉明翠不想，恍惚中便做了，或许，可以多保持几天，继续忍受烟熏火燎，背起背篋买菜，提起勺子打饭，敞开喉咙唱歌。

窗外夕阳像一条蟒蛇，从窗口爬入，阳光照在床脚那面镜子上，映得满屋明亮。冉明翠晓得，最多个把钟头，太阳就会收敛了，隐没在屋外那些肮脏的板壁上。要想借借光，就得趁亮赶时，把自己洗干净，再等下次洗澡。

冉明翠舀出一盆热水，搁上板凳，准备先好生洗洗头。

这满头乌发很长，如果平时不盘起，会拖到屁股沟儿，惹得那些工人说



长道短。

洗头是山妹儿的乐事。

那时，姑嫂姐妹们会约齐日子，把脸盆当门摆出来。每座吊脚楼前都活跃着无数个洗头妹子。她们笑得嘻嘻哈哈的，往脸盆里掺了皂角水，把满头青丝洗得清香清香的，走出山盖时，还会飘着香味儿，熏得满山满盖香透。

冉明翠打散头发，发丝浓密，用单手居然捏不住，只好分成两束。一束用手帕绑紧了，盘在脑壳上，探头往脸盆里一看，自己都惊呆了。这是个多么美丽的少女：鹅蛋形的脸盘儿，双颊酡红，眉清目秀的，那高高盘起的发髻，显出成熟女子的风骚，下垂的发丝儿，杨柳一般，是春树中的一绺。冉明翠兴奋起来，舀起一瓢水，缓缓淋在发丝上，先将这束头发濡湿了。放下了水瓢，再往手心倒一些儿洗发香波，双手搓散，交替着往发丝上抹，很快摩擦起泡子，加大力气又搓又揉。这样侧弯着身体，便觉得惬意，仿佛在对镜梳妆，当然是为荆成树打扮；甚至，荆成树的手在抚摸这秀发，他胡子拉碴的脸贴了自己的嫩腮。冉明翠涌起冲动，三下五下将盘头打开，黑发如瀑般下垂，半边干半边湿的青丝，顿时填满了木盆，铺成厚厚的发毡，任随手儿拢着轻摇缓摆而荡雾生烟。一阵阵说不尽的喜悦充溢心怀。惹得自己快活地拖曳头发，在盆里荡过来又荡过去，清除前头涂抹的洗发剂，然后猛地昂起脑壳，从木盆里提起头发，就势一甩，顿时发丝乱飞，洒落下千万粒水珠儿，映在窗棂透射的阳光里，蓦然折射出星星点点，其色彩缤纷，直如虹霓。

冉明翠陶醉了，发誓要把最干净的秀发献给荆成树那死鬼，赓即同他在巴茅笼中，任凭他抚摸、把握、捋玩，自己当然也会去爱抚他的，两人么子事都做得出来的！

她明显感觉得到，荆成树喜欢自己的长发，更喜欢自己聪明，有事宁可跟自己商量，不跟婆娘摆谈。这就是确证。荆成树最后胆怯了，当时自己确真愤怒，过后一想，隔壁就住着么叔他们，换了任何人，都不敢乱吹木叶呀，自己么个就羞得跑了？跑出来也好，体验一下城里人生活，假如他也跑出来就更好了。

荆成树敢么？

冉明翠敢作敢当，不管荆成树顾虑什么，如何躲避自己，都不是内心的真实想法。男人会不想细妹子么？冉明翠根本不肯相信，什么承包、什么开荒、什么栽树，都是巧立名目，不定哪天，周围没有人群，婆娘不在身旁，荆成树就野了，敢干了，就那样获得幸福和满足。



想起跟荆成树几次接触，虽不是骚搞，总算卿卿我我了的么，嘴儿也亲过，搂抱也搂抱了，好么骚呢，跟钻巴茅笼，没得多大区别，惹人想起脸儿通红，要拿凉水冰一冰才能消解。

多洗几遍也得行。

于是，冉明翠重新抹上洗发剂，从头发根儿搓起，反复刨洗头皮，将发根边的油垢皮屑通通洗掉；再往下搓，双手放轻了，握住一束发丝，细细地搓起来，搓着搓着，手上感觉到碾过了丝丝秸秆似的，手板心受了牵扯，痒痒起来，倍感轻柔软和。荆成树那个死人子看到了会贪。黄玉花说过，男人贪了女人哪个，就不会去想其他，会一辈子不舍，跟女人好三世五世的呢。荆成树还是强壮男人，不会只贪婆娘，自己允许他去多贪几个女人，或者，贪女人以外的事情做呢。冉明翠想得害羞了。荆成树并不是自己的男人，有么个道理允许这不允许那，简直就是自作多情嘛。她就觉得自己眼眶发热，赶忙掬起一捧水，轻轻地濡湿脸儿。凉水贴上脸蛋儿，皮肤发烫，全身都像发烧了。冉明翠想男人，羞得自己害臊，要是有人在现场，定会捂着脸跑掉。可房间里没别的人，任随她想，思念信马由缰，驰奔到高山天空。便觉得荆成树在偷看。女人洗头，喜欢心爱的男人在旁边看，渴望他帮着舀瓢水，帮自己冲洗。冉明翠沉浸在幻想中，十分留恋这种温馨感受，把头发搓得十分仔细，企图将每根发丝都捋过一遍，洗得轻软得如同丝绸，荆成树的脑壳要是枕着这些头发，会跟睡缎子枕头一模一样的呢。

如此思来想去，冉明翠清醒了许多，立即将搓好的头发冲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绞成一对粗大的发辫儿，全部盘上脑壳。

然后，冉明翠便出去，把锅里烧的热水提进屋，通通倒进拌桶，再掺上凉水，冲到略约烫手的温度，上前关紧屋门，脱衣洗澡。

她脱光衣物，有一股暖烘烘热乎乎的气息，砑地上冲。这是自己身体的气息。冉明翠顿时醉倒，恍惚好大会儿，直欲睡去。那股肉体热气，很快被晚风吹尽，身体慢慢变得凉爽。又跳进拌桶坐起。热水从小腿起，逐渐淹没腹部，浸过胸乳。冉明翠眯缝着眼睛，体会那水缓缓荡漾时，引起的裸程与淹没感。不论男人或是女人，遮蔽之时，就会产生羞耻；暴露出来，久了，多了，对裸露厌倦了，还会有什么耻辱心哟。她轻轻地扭动双腿，膝盖磕着碰着，似乎听到噼啪的夹击声，下体的肌肉绷得紧紧的。这是女人受到任何攻击时的本能反击，哪怕仅仅是水，阻止入侵是她们的唯一选择。冉明翠半



浸水中半靠桶沿，感到后背遭压得紧迫了些，挺了挺胸膛，挪开身体再重新靠上。挪移裸背，使她不由自主地，产生了情欲，或者自认为是烦躁。成人以后，冉明翠每次洗澡，感受不到沐浴的愉悦，而这种烦躁，怎么都克制不了。便全身浸进水里，只有乳房半浮着，乍看两只饱鼓鼓的妙物，上半截几如凝脂，乳头变硬了，浸着的下半截乳房，有些放大，晃荡水面时，就产生了错杂。有些情不自禁地搓揉它，渐至坚挺。冉明翠想，要是荆成树伸手来弄？想到这样骚搞，脸就绯红，胸背硬挺，弄得自己十分难受。很急促地喘了几口气，冉明翠还是难以平静，双手托着双乳，用力团栾着，双脚死死抵住桶底，哈着大气，享受这种暴力式自慰。

冉明翠甚至形同自虐，双手交换着，搓过上身，又往下面搓，越过柔软的腹部，直至腿间。一个念头涌起，吓得她突然呆住，心想：难道这里遭那死骚棒弄过？

想到的人是夕广宽！

在黄荆盖，方言死字，可作形容词用。褒义词加死，有且嗔且喜的含义，相当于叫冤家；贬义词加死，则是贬到极处，刀砍火烧，连弄死他的心都有。

黄玉花心毒，为了把冉明翠嫁给夕广宽，一再怂恿，说她已经跟他睡过，就是发生了性关系，由姑娘变成了婆娘。冉明翠真就以为自己已被夕广宽糟蹋。虽然他无意之中做的，但是，女人只有一次属于自己，再也不能修复！

这件事，荆成树就在现场，又是个草药医生，他完全清楚明白，自己救人，付出了什么代价。

黄荆盖上，别人的婆娘是动不得的，何况还是乡干部动过的，村干部怎么能够招惹。跟过男人的女人，除非男人死了，也是不能再惹别的男人的。荆草药一再去夕广宽的麻烦，就为翠妹子自己的呀，要逼他娶了自己，才能一了百了。

这时，冉明翠才明白了，荆成树生怕自己跟夕乡长睡过！

便感到眼前一阵昏花，受侮辱同时所感到的痛楚，常常让自己如此痛恨不已，心里涌起强烈的仇恨感。但是，要同荆成树相好，与他钻进巴茅笼笼，也会发生这一切吗？骚搞了，是痛苦还是快乐？便掂量着、比较着，又没有办法比较，哪个不比较比较呢？因为自己身体弄脏了。荆成树讨厌了嘞，要不，他哪个会拒绝一个痴情姑娘，会连抱她上床的勇气都没得，会连送到嘴边的肥肉也不尝尝？冉明翠猛站起，往身体上厚厚地抹上肥皂，拼命地搓着，把全身搓成大大的皂泡儿。却觉得还不足以发泄愤恨，伸手拍打胸腹、臂膀、